

经费短缺,昆明动、植物所基础研究陷入困境

林 昕

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动物所和植物所创建于50年代,主要从事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动植物学研究,拥有较雄厚的科技力量和一些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,对我国动植物学的研究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。但自改拨款制为基金制以来,特别是自1986年基础研究经费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以来,由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,经费异常短缺,两个所的研究工作处境非常困难。

如植物所的植物区系研究,是对全国的宏观规划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性研究工作,全国只此一家,占有相当优势。该所所长吴征镒先生是公认的这方面的学术带头人,是国内外的知名学者。但由于这项工作需要坚持长年研究积累,一时难以看到效益,因而被忽略了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总共只批了8万元,远不能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,目前已面临断炊的危险。吴征镒所长现已年逾古稀,他呼吁基金委领导和有关部门对这项工作给予必要的重视与支持,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把这项工作组织上去,坚持到底。吴征镒所长的研究项目处境尚且如此,其他的处境如何就可想而知了。

昆明动物所1987年到1988年没有得到一点课题研究经费。研究人员为支撑工作到处活动,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。只有那些科学家兼社会活动家的人还能有点办法,日子好过些,而从事基础研究的人、书呆子型的人则一筹莫展,但是我们又怎能要求所有研究人员都是社会活动家呢?该所灵长类研究室在国内是唯一的,工作很有特色,只在1987年得到叶猴生物学解剖经费1万元。不得已,靠西双版纳研究中心(动物所与该中心合办了一个大实验室)卖猴得一点钱来勉强维持,卖猴不顺利就没有钱。

这两个所的基础研究队伍现面临散伙的危险。不仅经费短缺,工作无法进行,而且从事基础研究所需的时间长,个人收入少,很辛苦,即使评上基金也得全力以赴,根本没有时间到社会上赚钱,生活很穷,还要常听闲话,说什么“国家把你们养起来”,真使人寒心!现在社会上“体脑倒挂”,研究所也是如此,搞开发的人每月收入比本人工资高几倍,许多人都转去搞开发,基础研究没人愿意搞了,如鱼的分类工作就是没人搞了。老的退了,年轻人不愿搞,后继无人。有些工作,如长期生态观察,人一走,多年积累的经验 and 知识也带走了,工作断了线。

昆明动、植物所的研究人员认为,科技体制改革,改变拨款渠道,有积极的一面;科学院原有基础研究队伍太大,把一部分人转入开发应用的主战场也是对的。但是现在的情况是“经济效益”冲击基础研究,给基础研究的经费太少,研究工作遇到很大困难。他们希望领导不要太近视,不能只看目前的经济效益,应该珍惜和保存一部分基础研究力量,要给这部分人以工作和生活条件,使工作得以继续下去。一个国家基础研究上不去,想靠别国把新技术卖给你是办不到的。

科研经费实行基金制有很多积极意义,但基金委在项目评议中人为因素比较大,请什么人评很有关系。昆明植物所申请的六七个项目在全国是很拿得出手的,但都未评上。有的在国内申请不到经费到国外申请到了。昆明动物所有些项目是很强的,申请未被批准,别的单位申

请同一项目却被批准了,反过来又请昆明动物所去指导,这是很不正常的。基金委对项目的评议要真正贯彻公平合理的原则,对全国的情况应作比较深入的调查了解,合理安排学科结构,对地处边陲的科研工作者能有所关怀。

FUND SHORTAGE PLACES THE BASIC RESEARCH AT KUNM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ZOOLOGY AND BOTANY IN A PLIGHT

Lin Xin

更 正

本刊1988年No.4,P₆倒数第11行中“王瑞骁”,应为“王瑞骠”;P₇第16行中“蔡镛去”,应为“蔡镛生”。

本刊1989年No.1“放射医学展望”一文,P₄₆第1行,“放射医学发展的机理”,应为,“放射损伤发生的机理”;第3行,“诊治方法的研究”,应为,“诊断方法的研究”;P₄₇第32行,“(5色胺)”,应为,“(5羟色胺)”;“及非留体激素”,应为,“及非甾体激素”;第34行,“与Clucan”,应为,“与Glucan”;P₄₈第18行,“GVHD牵郑麟募懊袍叫斥”,应为,“GVHD及免疫排斥”;第25行,“(细胞遗传学造血,免疫等)”,应为,“(细胞遗传学、造血、免疫等)”;第34行,“(TLI, HBI, TB)”,应为,“(TLI, HBI, TBI)”;P₄₉第8行,“肯定肢有”,应为,“肯定会有”。

本刊编辑部